

戏剧认识作用在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 植物意象深度翻译中的再现

张慧芳, 胡天亚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300222)

摘要: 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意象和植物学、草药学等知识, 英语世界的学者对其中的植物意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通过丰富的例证考察分析认为, 傅光明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新译中借用注释这一深度翻译方法再现此剧在植物意象及植物知识方面所体现的戏剧认识作用。

关键词: 植物意象; 认识作用; 深度翻译; 厚语境化

中图分类号: H059

在中国, 莎剧汉译经由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自晚清《瀚外奇谭》《吟边燕语》之后, 经由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卞之琳、方平、辜正坤等诸位方家的译笔, 莎翁剧作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已经俨然成为西方戏剧艺术的典范。”^{[1]20}继诸位方家之后, 傅光明孜孜不倦新译莎剧全集。傅译莎剧的突出特征是从语言、注释、导读三个方面竭力再现“原味儿莎”, 尤其丰富的注释构成副文本呼应译文正文, 能有效帮助读者认识莎翁时代的历史文化内涵, 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剧作原文本的认识作用。

在英语世界, 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 既有宏观构建的文学批评准则, 比如奈特(Knight)^[2]提出莎士比亚悲剧的基本阐释原则, 更有微观的考证和争鸣, 比如各家学者对莎剧中花、果、药草、树木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跨学科研究。这两类研究相辅相成, 合力发掘莎剧所蕴含的文学、美学、植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多层面的价值, 体现出莎剧所具有的深厚的认识作用, 即莎剧所包含并传递出的时代知识能够提升观众或剧本读者的时代认知力。本文重点探索傅光明新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如何利用深度翻译策略和方法有效再现原作的认识作用。

一、戏剧的认识作用与“空间氛围”中的植物

毋庸置疑, 戏剧有娱乐作用、审美作用、教育作

用和认识作用。汪曾祺认为, 戏剧首当其冲的作用就是认识作用, 这一作用在观众(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极为重要:

“我们许多传统剧目, 到今天仍能存在, 以后还能存在, 主要因为它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如果我们对过去的时代没有较深的认识, 那就不可能对今天的时代产生真挚的感情。所以, 认识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作家的创作和观众接受的程序来看, 也是认识作用在前, 教育作用在后……”^{[3]30-31}

戏剧的认识作用在于促进和提升读者的认知能力, 阅读剧本、赏析戏剧能够丰富读者的知识, 把读者的认知能力提升到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级阶段。这正是戏剧的认识作用在读者一端的体现。从汪曾祺所主张的戏剧认识作用观来看, 阅读和研究莎剧能够对莎翁所处的时代产生深刻的认识, 从而对今天的时代产生真挚的感情, 继而提升读者的高阶认知能力。

莎剧充满各种知识, 具有丰厚的认识作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例外, 尤其是该剧体现在植物知识和植物意象方面的认识作用。2012年, 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 University)开展“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跨学科多主题研究”学术活动; 该校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师生以剧情再现、台词细读、悬疑推理等方式给全校各学科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知识科普课: 墓园发现三具尸体, 需进行犯罪现场勘查, 充分利用原剧中包含的

收稿日期: 2022-08-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外国戏剧译介资料整理与研究”(20BWW014)

作者简介: 张慧芳,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传记文学、文学翻译等。

E-mail: 744099735@qq.com

引文格式: 张慧芳, 胡天亚. 戏剧认识作用在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植物意象深度翻译中的再现[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3): 15-20.

化学和草药学知识和信息推理,探究帕里斯、罗密欧、朱丽叶三人的死因,“通过这一过程向听众介绍了法医学、医药学、化学等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知识。”^{[4]634}这场大学校园学术活动生动有力地表明,《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植物知识和植物意象方面的认识作用是构筑该剧魅力不容忽视的要素。下文借助奈特的“空间氛围”说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

奈特认为,“在意识层面,莎士比亚悲剧是时间性的,更是空间性的,”“空间性”即全剧的“氛围,”“莎剧人物浑身洋溢着这种氛围的气质,服从全剧的空间和时间的需要。”^{[2]3}在奈特看来,莎士比亚悲剧有着强烈的空间氛围,剧中所有元素有机组成磅礴的诗象征,人物(甚至人物的名字)、人物台词以及台词中的物象都具独立又与全剧有着密切关联的意蕴。

依据奈特的空间氛围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空间性体现在充满植物意象的四大场景,洋溢着自然气息的浪漫气氛。第一场景:第一幕第一场,罗密欧现身于维罗纳城西的“西克莫”树林(the grove of sycamore);第二场景:第二幕第三场,劳伦斯修士采摘草药的药草田;第三场景:第二幕第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会以及第三幕第五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依依惜别,这两场爱情大戏的背景都是长满果树的“花园”(译作“花园”还是“果园”,下文将展开具体讨论);第四场景:第五幕第三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长满紫杉树的墓园殉情。这四大场景的每一场都有鲜明的植物意象,既设置了树林、药草田和花园这些长满植物的场所,又设立了西克莫树、石榴树、迷迭香、紫杉等具体的植物意象;这些植物意象之间彼此呼应、有机关联,构建了本剧自然气息浓郁的浪漫空间,烘托出年轻恋人们为情而亡的凄美。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植物既有诗意的象征,又起到关联全剧的作用。这些植物意象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的生活常识,也是莎翁匠心独具的刻意设计,能够激发读者或研究者深入挖掘这些植物的文化意蕴并用以阐释莎剧艺术魅力,这恰是戏剧认识作用的深刻体现,尤其《罗密欧与朱丽叶》引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认知文艺复兴时期维罗纳的自然环境状态以及植物在婚丧习俗中的作用,起到文学作品引导读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的功能。傅光明的新译是否充分再现了此剧的认识作用?

二、深度翻译与“原味儿莎”

根据赫曼斯(Hermans)^[5]、段峰^[6]、杨超^[7]等学者的总结和分析,深度翻译从现代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深度描绘”嫁接而来,由美国学者阿皮亚(Appiah)^[8]于1993年首次明确提出和界定,

而后常常被其他学者给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意义上的解读。在实践意义上,深度翻译是实现理想文学翻译的一种有效策略,甚至常是一种具体的翻译方法。

从阿皮亚给出的本源定义来看,深度翻译正是文学翻译的一种方法:“但我对文学翻译有不同理解;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是以有助于文学教学为目标的一种翻译;对我而言,这种翻译恰如一种‘学术性’翻译,一种力图通过注释和词汇列表把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中的翻译,这才是非常值得进行的翻译。”^{[8]817}阿皮亚把“文学教学”纳入“文学翻译”场域,“有助于文学教学”成为文学翻译的一种实际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单纯依靠语言之间的转换,源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和语境也必须挪移到译本中。在阿皮亚看来,实现这种挪移的常用手段是“注释”和“术语汇编”。注释、核心词汇表既是传统的文学教学常用手段,也是基础性文学批评的表现形式,是根本意义上的学术行为。把这些基础的学术行为纳入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文本“原汁原味”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深度翻译”是一种具体的翻译策略,这一策略通过“脚注,评注,析解和延伸”来实施^{[5]380}。换言之,当译者通过“脚注,评注,析解和延伸”的方法来使源文本语境化,以此来使源文本的文化与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还原的效果时,我们可以把深度翻译当成一种具体的翻译方法。而当译者运用这些方法进行翻译实践来解决源文本中异域文化在目标语文化的理解问题,以此来使原剧的认知作用得以体现时,我们可以把深度翻译看作一种有效的异化翻译策略。

阿皮亚受格尔茨文化人类学深描理论的启发,在阐释“深度翻译”过程中提出“厚语境化”概念,即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采用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以便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中,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互融合。岳曼曼^[9]指出,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和策略的深度翻译通过深度语境化促进译文认知定位、提升内涵可识别度,主张发掘“深度翻译中的译文内副文本(注释和脚注)在意义理解和文化传播中的认知价值及其实现方式”^{[9]595}。以此推论,注释、脚注、导读等实现厚语境化翻译的具体方式,构成译文必不可少的副文本,彰显译文所蕴含的背景知识、文化信息和隐喻意义,帮助读者建立理解译文的认知基点。无论是阿皮亚的“厚语境化”还是岳曼曼的观点都肯定了文学翻译中副文本的重要性,它让读者对译本中的内容有更好的认知。

“脚注,评注,析解和延伸”是傅光明新译莎剧所采用的方法,以此确保“原味儿莎”的呈现,继而

最大程度上实现莎剧原作所具有的认识作用。傅光明强调莎剧“烟火气十足”^{[10][11]}。莎剧新译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傅光明希望在翻译中呈现的‘原味儿莎’,恰是氤氲于这样的‘烟火气’和‘地气’中。”^[12]烟火气十足和接地气,正是因为莎剧充满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常识和历史文化知识。汉语读者若能从莎剧新译中无障碍获取这些知识,新译也就实现了戏剧认识作用。梁实秋译本^[11]同样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注释以尾注的方式附在每一幕结束之后,不像傅光明新译采用每页脚注的方式方便读者随读随查看注释。梁译注释大体上表现为三种:其一是对地名、节日等专有名词的解释说明;其二是对原文语义不详处的解释或评论,多为评注;其三是原文引用英语学者的注解,并不对这些英语引文做出翻译,英汉两语混杂于注释间,这类注释比其他两种多得多,不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三类注释都没有对植物的解释有过多笔墨渲染,因此并没有使植物意象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新译的脚注注释全部都是汉语,且表述流畅通俗易懂,对植物意象的解释也详细,极力呈现“原味儿莎”,包含着对戏剧认识作用再现的诸多期许。

三、莎剧新译认识作用高现度

详细注释和探源式导读是傅光明新译莎剧的重要特征。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12]译文之外,有丰富翔实的脚注330条,另附有一篇三万六千多字的导读。这是一种深度翻译方法,便于读者理解这部莎剧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新译脚注主要分为三大类:(1)典故性注释;(2)文化性注释;(3)解释性注释。第一类注释主要是对圣经、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典故加注,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中的故事及其想要传递的情感;第二类注释则是对一些可以直接在相关词典或百科全书中查阅到的一些词语进行意思解释,其中有的注释中还包括因中西时代背景或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不同衍生义的词汇解释;第三类主要用于解释因一些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而隐含在表面下的深层意义,这些困难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困惑,例如文字游戏、外语不可译因素等,所以要通过注释让读者明白某些表达在原文中的真正含义。

下面我们要考查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新译通过脚注的深度翻译方法是否忠实再现原剧空间植物性氛围和植物意象的诗象征,丰富的脚注如何服务于这一剧作认识作用的再现。

在第一幕第二场,罗密欧搪塞班福里奥让他移情别恋的提议时用车前草作比。汉语读者对车前

草的文化含义并不陌生。车前草早就出现在两千多年的《诗经》中,如《国风·周南·芣苢》有此诗句,“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描绘了淳朴勤劳的女子采摘车前草的情景,乡野女子们的怡然之情跃然而出。又如清代词人谭献的名句,“花发江南年正少,红袖高楼,争抵还乡好?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词中描写了女子因思念他乡情人,甚至愿化为他离去道路上的一株车前草的痴情,同时词人也借车前草来抒发他可为美好理想奉献终生的感情。这些诗歌都构成了汉语读者认知域里对车前草的正面积极意象。就植物常识而言,车前草生长在山野、路旁、花圃、河边等湿地,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但它的普通和朴素常常使人忽略它的存在,它渴望被发现,被重视。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车前草意味着痴情、默默无言的爱。对于罗密欧口中的车前草,汉语读者很可能会过度阐发罗密欧的单相思。这时,脚注发挥了再现原剧认识作用的作用。新译简明扼要地注释车前子为一种治疗小割伤或擦伤的药草,这个注释表明了罗密欧只是把车前草当作治疗腿部擦伤的药物,以此来转移班福里奥的话题,而非单相思感情的痴情象征。这就大大减轻了读者理解译文所需要的认知投入,直接获得对文本的准确理解,减少了可能的误读,避免了错误的认知。

迷迭香在西方文化中既可用于婚礼也可用于葬礼,汉语读者有此基本知识才能充分认识到劳伦斯修士的出场独白、保姆把罗密欧与迷迭香相提并论以及帕里斯在墓园为朱丽叶墓茔撒花形成了本剧的结构性有机关联,因为这三处场景都间接或直接指涉了迷迭香,迷迭香既有医药价值,又是葬礼上常用的花卉,还是爱情的象征,揭示了爱情与死亡的双重主题。新译关于迷迭香的注解非常详细,不仅指出有关这种植物的常识(是一种长青的芳香灌木),而且解释了其文化内涵(既用于婚礼也用于葬礼,有纪念之意)。这一注释对汉语读者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冲击,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喜事和丧事永远是相对的极端,而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迷迭香竟然既可出现在婚礼上也可用于葬礼。新译读者在文化冲击中深深感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爱情的美好,同时悲叹此剧凄惨的结局。迷迭香这一注释扩充了新译读者的知识,加强了对莎剧主题意义的认知。

在第四幕第三场,朱丽叶在服毒自杀时曾提到过曼陀罗草。在英语文学文化中,曼陀罗草大多被发现于刑场旁、冥河畔,代表着地狱的召唤,是死亡的前兆,是一种诅咒之草^{[13][146]}。如果读者不能及时了解曼陀罗草的药用和文化寓意,就不能充分认识到此处所预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近乎接近生离死别的惊心动魄。在新译中,傅光明给出了详细的曼

陀罗草注释,描述了它的形状,交代了它的药效(喝了曼陀罗草药的人不死也疯),指出了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寓意,为译文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认知基点以进一步体验全剧植物性氛围与诗意。

塔波尔(Tabor)^[14]认为,莎剧中的植物意象不但起到揭示主题的作用,还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植物性毒药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剧情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药草使得情节起伏跌宕,比如《哈姆雷特》;这些药草还把故事推向高潮,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14]81}傅光明在译文中用现代语言呈现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语境,同时通过丰富的注释补偿了汉语读者的认知缺位,帮助读者理解原作人物真正要表达的情感,增强了汉语读者对当时欧洲社会文化的认知,即深度翻译在新译中既为策略又为方法,高质高效地为读者呈现了“原味儿莎”。

四、深度翻译的再“深”度

注释固然是发挥原作认识作用的必需途径,然而,对什么进行注释、如何注释、注释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决定了深度翻译策略下副文本的有效性。原剧中,著名的阳台会发生在“果园”(orchard),剧中的人物对话明确交代了这一点:“He ran this way and leap this orchard wall (II. i. 6).”正因为场景在“果园”,罗密欧的两位好友在墙角下借用枇杷、青梨等水果上演了一番插科打诨的荤段子才显得顺理成章,朱丽叶与遭驱逐的罗密欧黎明话别时借用石榴树上夜莺歌唱而不是云雀鸣叫表达依依不舍才显得凄婉动人(“Nightly she sings on yon pom'granate tree” II. v. 4)。新译在脚注中详细地解释了枇杷、青梨等水果的物质形状及其谐音修辞,还有这些水果在伊丽莎白时代英语俚语中的含义,同时比较了朱生豪和梁实秋对这段以水果之名的插科打诨的翻译。

在朱译^[15]、梁译^[11]和傅译^[12]中,“orchard”都译作“花园”而非“果园”,且都没有对“果园”转译成“花园”做出注释。细心的译文读者是否会产生疑问:罗密欧的两个好友为什么站在花园墙下大谈这水果那水果?莎剧英语原作中,剧中人物是站在“果园”墙下大谈“水果”荤段子,这符合生活常识;但这三个汉译本中,剧中人物在“花园”墙下大谈“水果”是否多少有些违背生活常识?

英语世界的莎剧意象研究常把花园(garden)和果园(orchard)并置谈论,而不是混为一谈,“在莎士比亚作品中,自然意象出现颇为频繁,尤其是与生长在花园或果园里的事物相关的意象:树木,花草,水果;和天气相关的:天色,云,雨,阳光,四季。”^{[16]16}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二版)就

“garden”一词给出7条解释,第1条对应“花园,菜园,果园;园子,园地,园圃”6个汉语词汇;就“orchard”给出3条解释:(1)果园;(2)果树林;(3)(美俚)棒球场。词条对比显示,“garden”一词含义宽泛,不单单对等汉语中的“花园”,还包含“果园”,也有“菜园”之意;“orchard”的含义相对稳定,基本对应汉语中的果园。在汉语语境里,“果园”的语用功能过强而文化意蕴极弱,远没有“花园”所具备的诗意联想。如果为忠实原作直译为“果园”,就不能充分再现原作少年少女在花草树木葱茏中相会的纯真与浪漫以及后来依依惜别的凄婉。在中国传统戏剧中,花园常常是才子佳人相会的场所,比如《牡丹亭·游园》《西厢记·拷红》;中国古诗名句“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几乎童叟皆知。朱译、梁译和傅光明的新译《罗密欧和朱丽叶》中,“花园”“小巷”“墙”“翻墙跳进了花园”等译文表达带有鲜明汉语文学意象特征,虽然契合原作中青年恋人园中互诉衷肠的场景,但未能表明剧中人物在“花园”墙下大谈“水果”的原由。

化解这两难之境,“深度语境化”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翻译策略,注释仍是最好的翻译方法:一方面,参考原作不同版本对“orchard”做的注释,如贝特(Bate)和拉斯姆森(Rasmussen)所注,“种满花草和果树的园子或园地(garden/land devoted to herbs and fruit trees)。”^{[17]1696}这一注释也为“orchard”译为“花园”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另一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对莎翁时代的园林研究成果,解析莎翁时代欧洲贵族园林文化。在双重参考基础上,注释说明译者把“orchard”译为“花园”的意图以及欧洲园林的物质特征和文化内涵。这样更可能引发汉语读者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贵族住宅及园林文化的认知和探究之兴趣,使得莎剧原作的认识作用在汉译中得以最大程度的再现。

如前文所述,原剧中的植物意象同时推动情节发展、增强故事张力和揭示剧作主题。比如,劳伦斯修士挎着柳篮采草药,发表草木比兴人心的著名宣言:植物既能毒杀人,又能治愈人。为什么劳伦斯修士一出场便慷慨陈述植物兼具毒性和疗效双重功能?这番言辞与其修士身份是否相符?这番言辞如何合乎情理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死埋下伏笔或做出铺垫?要让汉语读者认识到原作在此处的独具匠心和主题揭示,注释势在必行,尤其为“赶快采集汁液丰盈的鲜花和毒草,好把我这用柳条编织的篮子装满”^{[12]70}这一句做注释,说明修士为什么会采集草药,解释在莎翁时代修士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修士们为民众医治病痛、净化灵魂,既主持婚礼又安排丧葬^{[18]9,16};中世纪以来,修士隐修所里大都开辟有草药园,在草药园耕作是修士们的

日常^{[19]11}。

另一个例证是剧情伊始的“西克莫”树林(the grove of sycamore),陷入单相思的罗密欧天色未亮就跑来这里徘徊悲叹;朱译为“一丛枫树”,梁译和傅译都为“枫树林”。显然,“枫树林”比“一丛枫树”更有助于营造原作所具有的植物氛围,关键在于“sycamore”译为“枫树”是否发生了文化内涵转换。《英汉大辞典》(第二版)对“sycamore”的解释有3条,有音译也有实意词对应:(1)西克莫,西克莫无花果(基督教《圣经》中的桑树);(2)(美)悬铃木(指树或其木材);(3)=sycamore maple(英)西克莫槭,假挪威槭。根据克鲁斯(Crews)^[20]、柯德尔(Coder)^[21]等林木文化学者的研究,从自然属性来看,西克莫的高度和宽度几乎等同,树冠枝繁叶茂,炎日下为人们提供凉爽的阴凉;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在埃及神话中,众神栖居在西克莫树上,这种树常常是女神的化身,古埃及人常用这种树的木材制作棺槨。”^{[20]41}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西克莫意味着“保护和支持”^{[21]3}。由西克莫树的文化意义来分析,多情少年罗密欧徘徊在晦暗的西克莫树林而不是其他树种的树林,这蕴涵着天才剧作家的浪漫想象:出身名门望族的罗密欧爱而不得,天色未亮就独自一人跑到树林里,是因为他要向居住在西克莫树上的众神祈祷,寻求神庇护和支持他早日获得爱情。更深一步的阐释是,西克莫树的木材常用来制作棺槨,那么,莎翁是否在故事伊始就埋下伏笔,预示罗密欧为追求真爱而在朱丽叶棺槨前自刺身亡的悲剧?

巴腾史特拉格(Bartenschlager)^[22]研究发现,西克莫这种植物在《爱的徒劳》《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赛罗》都出现过,但巴腾史特拉格不认同“西克莫树荫尤为忧郁的恋爱中所喜爱”^{[22]116}这一观点,指出这种树有其名称上的修辞意义:“sycamore”是莎翁对语词的奇思妙用的体现,与sick armour(相思病)谐音双关^{[22]117}。换言之,罗密欧之所以徘徊在西克莫树林而不是其他树种的树林,是因为莎士比亚利用这种树的读音的谐音来调侃年少的罗密欧,笑他辨别不出爱情的真假,笑他无病呻吟般的自怨自艾,与后来罗密欧对朱丽叶一见倾心、心心相印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另一层面的爱情主题:单相思从来都不是真爱,真正的爱情是恋人之间的回应与共鸣。谐音双关功能之外,在文化象征层面,西克莫树意味着保护和支持;还有一层,沿地中海一带的习俗中,这种树的木材常用来制作棺槨。汉语文化中的枫树是否具备原文所具备的三个层面的解读可能性?是否会造成原词所具有的修辞功能和文化意义的丧失?

此种情形下,进一步发挥深度翻译策略优势,

对“sycamore”所具备的修辞功能和文化意义的可能性做出注释——毕竟,阿皮亚提倡深度翻译之目的在于认识“其他各种文化和其他各个时代之所以有其独特特征的原因”^{[8]818}。这说明枫树林作为一种汉语文化符码有其独特的含义,作为一种汉语古诗词常见意象,“枫树”的文化意蕴离不开一个“愁”字^{[23]122},说明枫树林匹配了罗密欧的单相思愁苦,满足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说明枫树林在传说中是失恋者的隐身之地。这样的深度翻译更有助于营造易于译文读者察觉的植物性氛围。

故事尾声的墓园殉情中出现了紫杉树,这一意象在主题意义上呼应了剧情伊始的西克莫树。在英语文化中,紫杉树常被认为是“死者之树,其木材常用来制作弓箭”^{[21]3}。在墓园,帕里斯上坟祭奠朱丽叶,吩咐他的仆从躲在紫杉树下望风,以免有人打扰;在罗密欧、帕里斯、朱丽叶相继身亡后,帕里斯的这位仆从向纷纷赶来的众人解释事情的经过,重申他当时躲在紫杉树下。有学者从医学视角研究了紫杉树的社会用途及其文化意义的演变,指出“因为这种树四季常绿、长生不枯,所以既关联着死亡同时又象征着永恒不朽,”^{[24]569}“人们更乐意把这种树栽种到墓园,”^{[24]571}“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非常害怕紫杉树,因为这种树与死亡和毒杀有着密切关联。”^{[24]575}由此分析,就剧情发展和主题揭示而言,《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墓园紫杉树是一种文化现象,象征着罗密欧、朱丽叶爱情的凄切动人与永恒不朽。紫杉树在汉语文化中不常见,因而有必要注释说明其在英语文化中的意义。

“花园”和“枫林”都是汉语文化中常见的植物意象,采用归化策略把“orchard”和“sycamore”分别译作“花园”和“枫树林”能直接表现原作借助丰富的植物意象所营造的诗意氛围;对这两个英语单词原意加以厚语境化的注释,对译文做出适当补充,能进一步发挥莎剧原有的认识作用。归化策略下的译文,需要译者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判断译文是否可能屏蔽或者过滤掉原文所可能具有的文化涵义,及时做出注释以补充说明那些有可能被译文屏蔽或过滤掉的信息。注释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深度翻译之“深”?会不会出现像艾略特《荒原》那样注释等副文本远远超过“正文”?这一问题需另撰文探究。

五、结语

《罗密欧与朱丽叶》英语原作中的植物意象比比皆是。除了四大场景中的主题性植物意象,台词中也频繁出现植物性词汇,比如“bud”(蓓蕾)、“flower”(花朵)、“herb”(香草)等上义词以及与之

相对应的下义词“rosemary”(迷迭香)、“fennel”(茴香)、“rushes”(灯芯草)、“wormwood”(苦艾)等,还有很多描绘植物生命形态的动词,如“wither”(枯萎)、“ripen”(成熟)、“thrive”(茁壮成长)、“prick”(刺)等。这些丰富的植物意象营造出浓郁的、充满大自然气息的浪漫氛围,构成这部悲剧的浪漫肌理,涂抹出这部悲剧的浪漫底色。《罗密欧与朱丽叶》新译采用深度翻译策略,使用丰富的脚注、富有启发的导读等方法,形成正文本与附加文本之间的彼此呼应,充分再现莎剧英语原作的认识作用。就剧中植物意象而言,哪些地方需要给出注释、给出怎样的注释以及注释的详略度如何把控,这些问题的适当解决对深度翻译策略在莎剧新译中的成效以及汪曾祺所主张的戏剧认识作用在莎剧新译中最大程度的再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文分析了多个关于植物的注释,通过丰富的例证分析考察了新译如何借用注释这一深度翻译策略再现此剧在植物意象及植物知识方面所体现的戏剧认识作用。有的植物意象通过深度翻译使读者得到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有的植物意象译文准确,若能利用深度翻译补充注释,剧作的认识作用能得到进一步彰显。这些例证分析都是为了反映深度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岫庐. 从“原味儿莎”看傅光明莎剧翻译的语言风格[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28(2): 20-29+158-159.
- [2] Knight G W. The Wheel of Fir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an Tragedy[M]. London: Routledge, 2005.
- [3] 汪曾祺. 戏梦人间[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2019重印): 30-31.
- [4] Harper Leatherman A S, Miecznikowski J R. O True Apothecary: How Forensic Science Helps Solve a Classic Crime[J].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2012, 89(5): 629-635.
- [5] Hermans T.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ick Translation[J]. Bulletin of SOAS, 2003, 66(3): 380-389.
- [6] 段峰. 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 90-93.
- [7] 杨超. 后殖民理论视域下的厚翻译观述评[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 29(19): 63+95.
- [8] Appiah K A.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 16(4): 808-819.
- [9] 岳曼曼. 深度翻译的认知价值与实现方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594-605+641.
- [10] 傅光明. 戏梦—莎翁: 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11-16.
- [11]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梁实秋, 译.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5.
- [12] 威廉·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M]. 傅光明,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 [13] Carter A J. Myths and Mandrak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2003, 96(3): 144-147.
- [14] Tabor E. Plant Poisons in Shakespeare[J]. Economic Botany, 1970, 24(1): 81-94.
- [15]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朱生豪, 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 [16] Spurgeon C. Shakespeare's Imagery and What It Tells U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 [17] Bate J, Rasmussen E. 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1695.
- [18] Bruzelius C. Preaching, Building, and Burying: Friars in the Medieval Cit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16.
- [19] Silverman B C. Monastic Medicine: A Unique Dualism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Spiritual Healing[J]. HURJ Spring, 2002(1): 10-17.
- [20] Crews J. Forest and Tree Symbolism in Folklore[J]. Unasylva, 2003, 54(2): 37-44.
- [21] Coder Kim D. Cultural Aspects of Trees: Traditions & Myths[J]. WSFNR, 2011, 11(2): 1-3.
- [22] Bartenschlager K. The Love-Sick Tree: A Note on Romeo and Juliet I, 1, 119 and Othello IV, 3, 39[J]. English Studies, 1978, 59(2): 116-118.
- [23] 纪永贵. 枫树意象的文化象征[J]. 阅江学刊, 2017(1): 115-125.
- [24] Lee M R. The Yew Tree (taxus baccata) in Mythology and Medicine[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 1998, 28(4): 569-575.

Representations of Cognitive Powers of Plays in Thick Translation of Plant Images in *Romeo and Juliet* by Fu Guangming

ZHANG Hui-fang, HU Tian-ya

(School of Humaniti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s play *Romeo and Juliet* has enormous amounts of botanic and herbal medicine knowledge, and large numbers of plant images that have been studied from many angles. This paper reviews how scholars in the English world interpret the rich plant images contained in *Romeo and Juliet*, so as to reveal knowledge and cognitive powers that Shakespeare's plays convey to English readers. On the basis of the thorough review and rich analytical examples, the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successful representations of these plant images and their cognitive powers in the translation of *Romeo and Juliet* by Fu Guangming who used annotation—a kind of thick translation.

Key words: plant image; cognitive power; thick translation; thick contextualization